

沉默的人

CHENMO
DE REN

胡刘◎著



APP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沉默的人

胡刘/著

CHENMO DE RE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人/胡刘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396-5053-1

I. ①沉…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7779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汪爱武

装帧设计:许含章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5152158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3 字数:370千字

版次: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001 开头的几句话

002 |第一章| 罗式牧沿着那条小路上山——

020 |第二章| 如梦似幻的景象

031 |第三章| 茉莉花茶是什么味道：韩梅

042 |第四章| 在公园里：一个人的寂静

051 |第五章| 从门到宿是七步，从宿到门是七步

071 |第六章| 陌生人中有知音吗：距离很近

082 |第七章| 尹梓：葛云飞

091 |第八章| 每天都走的路

103 |第九章| 眼泪是沉重的：叶葵：猫

117 |第十章| 小姨：红色：小驹

136 |第十一章| 叶葵家的少年

144 |第十二章| 西瓜花：木槿花：探微恙

157 |第十三章| 一个这样的黑夜和白天

169 |第十四章| 不快的记忆：愉快的记忆：吃是一件复杂的事

184	第十五章 不一样的人
200	第十六章 一个平安的夜
209	第十七章 母亲的桂圆莲子汤：尹梓呢？
220	第十八章 过年会有所不同吗
245	第十九章 似曾相识
253	第二十章 总是这样
267	第二十一章 葛母：距离很远
282	第二十二章 暮霭中的花：沙漠里的人
296	第二十三章 火：米兰
305	第二十四章 游戏：现实感
329	第二十五章 她做出了什么事
344	第二十六章 有什么缥缈而去



开头的几句话

如果从火葬场的烟囱里冒出的那缕青烟果真来源于一个真实的身体,它所引起的渺渺茫茫的思绪就能够说明这个身体生前的某种状态,然而它生前的挣扎和苦恼却不会在此刻牵强地出现,因为它现在看起来是那样超脱轻盈,仿佛借春风而扶摇于九天。我禁不住想象当它是有形的、物质的、生命的时候,它会怎样喘息、生活。当我这样想着时,它已经飘散,任凭极目眺望也分辨不出它与云的区别。我的干涩的眼睛垂视大地,于是看到一个个小小的人形从赭黄的地上冒出来,它们挤挤挨挨,扭动着并不清晰的脸。其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忽地无限膨胀高大起来,俨如巨人,我眨眨眼,它嘻嘻一笑,恢复原样。站在我面前:一个胆怯的少女,具有那种让人心不在焉、气定神闲的气质,平凡得仿佛大街上的人群。她的眼睛和骨突的嘴告诉我一段呓语,用眼神证明其真实,用语言证明其虚幻。她急急地用浮浅的话语说明自己,然后就消失了。我想她现在一定躺在什么地方,做着永不会被打扰的梦。而夜晚月的清辉是她的面纱,谁也不会认出她来。我要把她的一本正经的话供出来,就像把纸糊的蟠桃和馒头奉献于神的座前。于端庄中含着怠慢和嬉笑,只要能引起片刻的惊讶和沉思,就并非我的徒劳无功。其中的矫情和狂悖就像腐土中长出的植物,证明这基础也非空洞无物,也非一无可取。于是形成这篇作文。这篇作文的主角是“她”,有着“罗式牧”这样一个并非没有一点象征意味的名字;“罗——罗——罗——在那草原上放牧”,就是它的回响;用第三人称是为了方便叙述并且保持某种同样方便的距离感,使主观和下意识的感觉具有客观冷静的意味,是有许多别扭和谬误的,然而尽力地表现了某段时期内“她”的意念世界的起起落落;没有情节和结构,只要读的人能够有片刻的凝神,就可见这自由散漫具有一种严肃的目的。



第一章

罗式牧沿着那条小路上了山——

沿着那条上山的小路，她气喘吁吁地往上爬。其实她并没有走多少路，她的家就在山坡下，但是她却感到心慌气短。实际上她镇静得出奇，一种难以言传的目空一切的空虚的镇静，仅仅因为她不敢回忆，不敢用敏感游移的极端情绪化的意念的纤细触角接触刚刚发生的事情。假装忽视，假装——心里根本就没有，就像一个人面对无法逃避的剧烈痛苦时，刻意地自我欺骗，告诉自己说不痛，反复地说，身体和精神的感受变得迟钝而精密。可是那种弥漫全身的疼还没有侵入内脏，最后的崩溃还未来临。罗式牧现在就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她清楚却装糊涂，并且似乎真的糊涂起来，她紧张却装淡定，疼却装舒服。因此既然什么事也没有，她也就轻松愉快地走在这条隐没在矮树丛和荆棘之间的小路上。树枝时刻挡住她的去路，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拨开，而且是过分小心了，似乎这是解决宇宙间一切问题所需要的态度。荆棘牢牢地挂住她的衣服，她只好站住，仔细地摘下荆棘，每当这时她就深深地吸一口气，使自己更沉着。她迅速地扯开荆棘，敏捷地躲开它们，闪身而过。这一系列笨拙的动作表达出的那种轻快灵巧的意味使她感到一丝得意。荆棘在她身后剧烈地荡开去。

小路直通山顶。罗式牧上到山脊，站住，吁了一口气，朝四下里望望。这条用脚踩出来的路似乎体现了两种境界。从山根到山脊这一段被植物覆盖，满目青翠，充满生机，从山脊缓缓漫上山顶，这条在杂草乱石中隐约可见的小径，则是苍黄的，荒凉的，充满暗示。就像一个人，正面是那样热情洋溢，而当他掉转头避开众人时，却是忧郁黯然。罗式牧的眼光从葱郁的山坡上移到荒芜的山脊上，某种情绪在心里萦回，仿佛薄暮刷过天空。她沉思地注视着这片荒地。荒凉比富饶更吸引人。一无所有总是比富裕小康更具深意。绿色是那样平凡，黯淡的土

色却是那样深沉卓绝,仅仅因为它是空乏的,缺憾的。绿色,充盈的绿,体现了太多的光与影,使人全身心地沉浸其中,只有感觉丰沛,而失去了自我。“自我”?这个词的突然出现,仿佛在葱茏中看到一片枯叶,又仿佛在柔水中触到一块石头。自我,这个烦琐与斑驳的垂体,有着坚硬的壳和易脆的皮肤。而且,自我是什么呢?罗式牧嘲笑地想,就是与一切唱反调。而富足的绿是不会诱人反对的。这是生命的颜色,苍黄则是死的色彩。罗式牧感到自己更爱这片山脊,她久久地凝视着,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想道,这全是因为脚下那片绿。有了绿的富足,她才能够欣赏它的贫瘠与旷远。全是因为它,罗式牧怀着胆怯和漠然的情绪,怨恨地想到这一点。对于这个刚刚在心里浮现出来的形象,她是爱恨交加,同时又惊慌地意识到,她从来就不曾淡化或遗忘这个,这个时时刻刻地在她周围徘徊,像笼罩在沉静上的朦胧光辉一样,铺天盖地覆盖了她的全部意境。虽然,她不敢仔细想,她知道它就在旁边,她和它形影不离。她觉得痛苦,像一个喜欢夸张的人那样习惯性地想到了死。她反复思考死的细节,对于死后的坦荡和舒适感到惬意。然而,很快,仿佛触动了另一个机关,心境迅速切换;虚妄的情绪仿佛瞌睡者的被搅扰的睡眠,困倦和痴呆深沉而广泛地支配了她,她的心反抗般地嘈杂起来,就像充斥着建筑工地上的声音和景象,乱糟糟的,充满互相倾轧感。为了排遣心中的忧虑和奢望运动后的放松,她忽然疯狂地奔跑起来。她从一块石头蹦到另一块石头上,脚未站稳又急忙蹦开,有时靠手的帮助才险些未跌倒。她想象着自己将会摔得头破血流,那才好呢。跑到半山腰她已喘不过气,她大张着嘴,感到口腔干涩,满脸汗水经风拂过,似乎有些爽。这时,生理上的疲惫已压过心理上的困苦,她甚至有些开朗了。她站在一块巨石上遥望来时的路。看不到一个人,在这风与光的世界里,只有野草和杂石在晃动。她往山坡下瞥了一眼,又迅速移开。在这一瞬间的工夫她似乎看到一条巨蟒抬起头。她逃避着,不由自主地移开视线,望着前面几步远的地方,眨巴着眼睛。忽然,她意识到,不是幻觉,前面的岩石上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她愣愣地看着,视而不见。过了片刻,忽然醒悟。前面的一块岩石上盘踞着一条小蛇。她胆战心惊地转身向山顶跑去。她自幼怕蛇,就连“蛇”这个字眼都激起她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这种软体的长长的斑斓的皮囊仿佛在她的皮肤上游走。她知道,这种对蛇的畏惧都源



于小时候的一场经历。其实和蛇无关。事实上，她从未接触过蛇，也从未近距离地观察过这种动物。儿时的那段经历给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尽管她已记不清具体时间，细节却还记得，就像一个人去拔牙，他也许会忘记哪一天，但他不会忘记拔牙的过程。罗式牧至今还记得，那场暴雨过后，田野里被石头一样的雨点打出的无数个坑坑洼洼都蓄满了水，这时天上出现了彩虹。现在事隔多年，回忆还是让她心惊，仿佛这中间的许多年都是空白，她昨天才从那儿回来。

那时她大概十岁，住在乡下姥姥家。她常常独自玩耍。有一天不知怎么一个人转悠到了野地里，下大雨也没回家。好像是夏天，因为只有夏天才会有那样的倾盆大雨，而且她对于冷没有一丝记忆。她在田野里四处游荡，不时摘下一朵花，或吃下一颗酸枣。她清楚地记着高大的唐梨树和乌黑的唐梨子，她希望吃到它们。她仰望着它们，为自己爬不上去而不快。于是她蹲下来，愤愤不平地翻起石头。当她掀起一块石头，看到石头底下有一只丑陋的草履虫时，她吓得跑开了。她跑到一个小池塘边，看到平静的水面映出满天的乌云，才意识到天色变暗了，要下大雨。她很机灵地，也颇幸运地在一处隆起的土坡上发现了一个地窝子，在第一阵雨点打下来时赶紧钻了进去。她缩在地窝里，不沾风不沾雨，望着外面风雨大作觉得开心极了，舒服极了，虽然也感到隐隐约约的不安。她还有点儿自豪。想到自己下这么大雨也不回家，这还是第一次，偶尔这样放纵一下也许会激起姥姥更多的关心和疼爱。她仿佛看见姥姥颠着小脚，一扭一歪地迎上前来；即使被数落一顿，挨几下打，她也愿意。她还在很小的时候就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她对于自己的悲哀是那样敏感，对于快乐却是那样迟钝，简直可以说是漫不经心；忧伤只需从她身旁经过，她就感同身受，而快乐却要用重锤敲打她的脑袋，才能使她领会。那个暴风雨的下午，她躲在地窝里，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兴致勃勃地欣赏雨景，还不时地抹一把眼泪。

当雨后的彩虹出现在天边时，那神秘可畏的景象使她产生了追逐的想法。她钻出地窝，蜜蜂被花朵吸引，她被色彩吸引，急切地想抓到手。她徒劳无功地在田野里奔跑，只是把彩虹追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当她沮丧地停下来，不再看着天，茫然地扫视着脚下，她看到了让她一生恐怖的景象。一条条彩色的小

蛇在她脚下扭动。她吓得魂不附体，闷嚎一声，忽地蹦起来，接着一屁股坐在地上，手摁进水洼里，那些小蛇就裂成斑斓的碎片。她惊恐地直盯自己的手，盯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什么，抬头看看天，天边的彩虹是那样诡谲邪恶。她连呼吸也忘记了，浑身僵硬，一动不动地坐在泥水里。这样过了好半天她才猛然醒悟，爬起来就跑。她边跑边跳，因为地上布满了水坑，而每一个坑里都有一条蛇，她不敢下脚，就尽力从这个坑沿跳到那个坑沿，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时地踩进水坑，裤腿浸透泥水。她感到腿似乎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却茫然地听从某种内力的调遣。她不敢抬头，只是低着头往前冲，潜意识里认为只要自己不去看它，它就不会追逐自己。虽然大地让她眼花缭乱，可是天空让她目瞪口呆。求生的本能控制了意志和思考，控制了两条腿的运动，她听任它们把她带向家的地方。可怖的彩色从她眼前掠过，她知道自己的两条腿在移动，而且移动得这么快。太阳出来了，水面的反光晃着她的眼，光线和惊惧使她满眼泪水。她无声地哭着，她不敢哭出声，仿佛恐惧堵住了喉咙，灾难听到她的哭声会扑扇着巨大的翅膀降临。她模糊地感觉到巨大的压抑的暗影。泪水也使她稍微镇定些，她开始观察周围，巴望能看到一个人。可这片原野上除了彩虹、太阳和无数的水坑，什么也没有。大地静悄悄的，阴森森的。天地在用阴沉的安静压迫着她，包围着她。她竟然迷路了。她为了逃避静寂的追赶——事实上她老是觉得背后有啾啾声，而且好像看见无数条蛇在背后游动，虽然她没有听见任何声响，然而她感觉到了，看到了，她的每一根神经都捕捉到了动静——她跑错了路，离家越来越远了。当她自以为该看到村口那棵老槐树时，却没有看到。她的心咚咚地跳起来。她产生了幻觉，以为那片灰色的雾霭是小村的远景，她满怀希望地跑过去，却只看到一小片漠漠的树林。失望让她冷静了些，现在她的感觉开始恢复了。她已经能够清楚地看见周围的事物，不再夸张。她感到了累和饿，而且她对恐惧的体验也更深了。她绝望地，自暴自弃地望着满地的蛇——彩虹在水中的倒影，明白却仍旧害怕。蛇爬过来了，缠住了她的脚脖子，她知道没有，可是她感到了。她几乎要发狂了，开始在原野上乱跑起来，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把命运的赌注下在一闪念上，盲目地以为只要不停地奔跑就一定会走对路，一定会离开这儿。满地的彩虹在她周围形成了一个迷离的噩梦般的世界，许多色彩在眼前盘旋、融化、交



汇，无数条蛇被粉碎得血肉横飞。更多的蛇蜂拥而至，在她的身体上游移。她恶狠狠地用力踩进水坑。“让苦难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一句诗意的话出现在意识里，仿佛给了她勇气，仿佛她已经不是独自一人，她用加倍的凶狠践踏那些虚幻的生物，看到它们挤压变形，她感到虚弱的快意。啊，你们，我不怕！咬我，噬我，缠住我，你们——我，才是胜利者！忽然从身后传来一声异样的响动，她虽然神志已陷入昏懵耳朵却异常灵敏，就像一个朦胧入睡的人会听见窗外风吹树叶哗哗响。她茫然而又渴望地转过身，看到一只喜鹊衔着一颗樱桃飞上树梢。仿佛有什么启示，她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忽然明白自己离家不远了。她是如何想到这一点，她也说不清。事后回忆起来，大概因为姥姥的村子后面有一大片樱桃树，这一事实和当时的一闪念对碰，她就产生了直觉。如果她想到喜鹊会衔着果实飞很远，她也许会绝望呢。幸好她没有这样想，意念的距离瞬间跨过时空的距离，她觉得快到家了。她感到两腿发软，心跳得厉害，她要赶在这个念头衰退之前找到家，否则她就会陷入彻底的无望，也许会死在这儿。不过，她还年幼，她一定会回到家的，她想象不出自己的死亡。她犹豫地向远处望去，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黑点，她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不相信自己会这样轻易摆脱困境，否定和肯定两种念头在心里轮流转。过了一会儿，她对自己说，那是一头牛。稍停又斩钉截铁地说，那就是一头牛，不会是别的。她恍惚地看到它的角，她相信那是它的角。她猜想它的庞大身躯，因为那是一个多么大的点啊。有牛就意味着离村子不远了。她向它跑去，滑跌了几次，弄得全身泥水。她忽然想到，真是奇怪，刚才那样失常都没有摔倒，现在希望在前头，她竟然摔跤了。田野里雾气弥漫，景物模糊不清，不仅夸大了时间距离，也夸大了空间距离。她简直以为自己永远也跑不到了。出乎意料的是，她多么高兴啊，当她看出那是一个扛着锄头的农民。

罗式牧不顾一切地爬到了山顶，离那块盘踞着蛇的石头已经很远了，风吹野草萋萋，似乎不会有什么危险跟踪而来，何况那又是一条多么孱弱的小蛇；她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嘲笑自己把眼镜蛇王蟒之类凶残的概念加在小蛇身上，而且这个地方也不可能有毒蛇；理智上虽这样想，可是它具有蛇类的身体，也就具有蛇

所给予人的一切感觉。她感到难以遏制地憎恶这种生物。想到那时她在遍地恐怖的野地里瞎闯乱撞时,那个农民的出现让她欣喜若狂,她以为自己解脱了,她绝没有想到在以后的岁月中会有这么多的梦魇反映这个困境。多少次冷汗淋漓地惊醒,多少次丧魂落魄地尖叫,她如果早就预料到这些,也许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紧接着,仿佛一个人打了个哈欠后又做出矜持的表情,她又一本正经地想道,人生正因为充满未知数,人们才能够一天一天地挨下去;未知的事物总让人满含期待,而且人们决不期待不可战胜的不幸,总是期待某种愉悦和幸运感,即使不幸真的降临,人们早已尝到期待的幸福,而仍有足够的决心去对抗苦难。所以,幻想吧,做梦吧,抓住现在走遍万水千山。罗式牧看着自己的心,自得地微微一笑。决不要追求言外之意,决不要在乎世道人心,听从本能的安排,做最简单的事。她对自己发明的格言很认可。像从前每次登山一样,身体的运动引发意念的运动,罗式牧在心里嘀咕了一阵子,情绪已大为改观。而且她也渴了,又重新渴望回家了。沿着另一条路,她慢慢地走下山,不由自主地想,像从前每一次一样,她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冲出家门,然后,身体的一点点需要就使她乖乖地俯首就擒,回到那个家,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家,别人的家,尽管这个别人是她的亲生父母。她心里充满矛盾,犹豫不决地下了山,仿佛只要听到一声召唤,她就会转身逃跑。

她磨磨蹭蹭地上了楼,透过楼道布满灰尘的窗户向外望了好几次,好像她对那种黯淡脏兮兮的景象很感兴趣似的。终于来到家门口,站在紧闭的门前,她的心忽然狂跳不止。刚才和母亲争吵的情景又浮现,主题已经忘记,只剩下白热化的情绪和怒气兀自盘旋,仿佛被压制了很久,现在都突突地往上冒。母亲说了什么?她又说了什么?全是大叫大嚷出来的。其实母亲没说什么,她也没说什么,只是忽然,怒气仿佛从天而降,两人都激动起来,被什么驱使而不由自主地发火。她听见自己嗓门很大,言语急躁而且口齿不清,她听见母亲的清晰犀利的语言和不由分说的气势,仿佛要压倒一切,她大叫一声,跑出门去。现在,她想,什么都是白搭,只要面对母亲,一切都成虚无,自己的悲哀、愤怒和思考全像轻烟消失在大气中,消失在她所构成的、笼罩的氛围中,只因为她是母亲。她憎恨自己对母亲的无限的依赖和顺从,憎恨自己对母亲的深沉的爱恋,可是她不由自主地被



母亲吸引：看不见她时，她想念她，待在她身边时，她又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她认为母亲是个专横粗暴的人，同时心里又不得不承认她也是个真挚深情的人，她很爱自己的孩子，唯恐她们受到伤害。于是产生了一个相反的结果，她从母亲那儿感受到的伤害远远大于她从家门之外受到的痛苦。她在母亲面前展示的是自己最脆弱的一面，而在外面她完全可以使自己像一头“癞皮象”。她总是觉得母亲在肆无忌惮地践踏她的毫无遮拦的心。她无法从她那儿获得同情和安慰，从来没有，除了训斥和责怪。当母亲心情好时，她会说出十分动人体贴的话，使她的心情豁然开朗，甚至使天变得更蓝，云彩更飘逸；可是这样的时刻却少之又少，母亲难得有好心情。她认为这都应该归罪于自己的没出息，父亲的耳聋和母亲自己多病的身体。每当看到母亲皱眉蹙额，找所有人的茬时，她就知道她的胃疼病又犯了，这时她就战战兢兢，认为自己是这一切病痛的祸根。不是吗？假如她的数学不是考 38 分，而是 90 分，母亲尽管身体不适也会心情愉快。她的直觉告诉她母亲的痛苦有多深，而她又太相信自己的直觉。她只有相信自己的感觉，因为从不曾有人向她解释什么，而她也从不曾向人询问什么。她沉默寡言，害羞得过分，和任何人说话，哪怕是和自己的亲人说话，在她都是沉重的负担。她默默地忍受着，认为自己是家庭生活不和睦的罪魁祸首。她什么都不知道，甚至有一次当有人问起她家住何处时，她竟然愣了一会儿。她也什么都不关心，除了母亲的那张脸。那张脸就是她的世界起源。她却凭着病态的敏锐感觉知晓一切。每天放学回到家，她只要站在门口嗅嗅，就能发现父母是否冷战；她只要听见他们争吵的一句话，就知道主题会是什么。

记得有一天中午，她饥肠辘辘地回到家，用挂在脖子上的钥匙开门之前先趴在门上听听。她说不清是什么诱使她像个贼，事实上她在家里总感觉像贼。屋里很安静，楼上有人在做家具——她家住三楼，四楼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要是在往常，这种嘈杂难听的声音会让她放松，这是热闹的有活力的生活的声音，比起家里冰窖一样的生息全无——她感到世界都被冻住了。可是今天，现在，这声音却让她焦灼不安。她打开门，走进去，卧室的门关着，说不清怎么回事，她又歪到门口偷听。有沉闷的呜噜声，仿佛有人被捂住了嘴。她睁大眼睛，瞬间意识电闪雷鸣，她忽然想到，父亲要掐死母亲！她猛地推开门。不出所料。她望着他们，

控制不住的悲伤噎住了她。一种碎裂和恐惧的情绪袭上心头，她一言不发地走开了。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边思索着。其实她已经不能思考什么事，许多印象的碎片在飞舞，她把它们浮现和隐没当作是思想的运动。她任凭自己陷入其中。她知道总会有一个结果的。任何事都肯定会有结果，无论好坏她都会接受——况且事情还会怎样糟糕呢——她只希望这过程快快过去。难以忍受的等待。

罗式牧惴惴不安地进了家，用带在身上的钥匙开了门。钥匙，她恨恨地想，刚才离家时她决心扔掉它，她以为自己再也用不着了，现在，幸而她没有真的那样做。“没有真的”，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真的；母亲说得对，她是多么愚蠢，没有比她更蠢的了。她鬼鬼祟祟溜进自己屋，吁了一口气。母亲在厨房忙着，她听得见洗刷烹炒的声音，她觉得这种忙碌预示着某种和平。她想，也许母亲忘了，原谅她了。她心里升起一股感激，同时对自己和母亲扯着喉咙大吵有些后悔。每次冲突之前，她都认为责任在母亲，可每次过后，她都认为错在自己。已经成了模式，令人可畏的模式，看不到尽头的模式。她重又感到沮丧，可这种情绪没多少后劲了。饥饿让她放弃矫饰。母亲喊她吃饭，她又高兴又反感，别别扭扭地在桌旁坐下，鄙视自己，对母亲怀着一言难尽的想法。开始还不好意思，然后又快又多地吃，同时想到自己是多么无耻；她想站起来走开，可是没有动弹；她想看母亲一眼，可是眼皮有千斤重，甚至偷看她也做不到。她感到自己像是被暴露在强光灯下的被解剖的老鼠。她低着头，耷拉着眼，不出声地吃着。当她认为自己太平无事时，母亲往她碗里夹了几块鸡脯肉。这个动作的结果是，她感到饭菜堵在嗓子里，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她不得不离开饭桌，端起饭碗回到自己屋里。她站在屋中间留心听饭桌上的动静。让她不安的是，一片静默，大家似乎全都停止了吃饭。她一边抹去眼泪鼻涕一边等待着。幸而她那可爱的小妹妹用她的不懂事开启了天籁之声。小妹说：“妈妈，这个鸡腿俺姐不吃了，给我吧？”母亲说：“你已经吃过鸡腿了，一只鸡能有几条腿？”——接着响起了吃饭声。

吃完饭，罗式牧悄悄地把碗筷送回厨房，像以前一样，嘴一抹就又钻进了房间，关上门，独自坐着。上高中以后，父母怕影响她学习，让妹妹和他们住一屋，



让她自己住一屋。这是一间小小的北屋，靠西墙是一张大床，北墙有一扇窗户，窗下一只书桌，南墙耸立着古老笨拙丑陋的大衣柜。门在南墙靠东。东墙没有什么。床上一枕一被，收拾得没有一丝褶皱，桌上一灯一摞书，十分简单整齐。环境的简约暗示着主人思想的丰富。不过这间屋子的主人公并没什么思想，她有的只是纷乱不堪的情绪和意念，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就是“心有千千结”。每当母亲的一句话把她和小屋都送进天堂时，她就会怀着远大理想，兴致勃勃地收拾小屋；每当母亲一句话把她打入地狱，她就会怀着怨愤和自卑，自怜自艾地收拾房间。收拾房间给她带来极大的乐趣，好像一台情绪转化机，收拾过程中，她渐渐缓和冷静，不再把自己想象成优秀人物或者狗屎。然而这种平和的心境不会持续多久，她不是被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就是被自己捧上天；她永远在正负之间徘徊，永远在摇摆不定。无论何时何地，她永远是一只被追逐的兔子。她的同学，教室，老师，全是她在逃跑过程中看到的路边的幻影。只是在回到这间小屋，关门独坐时，她才感到片刻的宁静，可是即使在这份宁静时，她也会焦灼地等待着将会有什么毁灭。她是热锅上的蚂蚁，扑火的飞蛾。没用，全没用，她咬着嘴唇，仔细地想着，即使她能够把心里的苦楚全说出来，转化成有形的语言而后像扔掉一条鼻涕一样舍弃，可是，只要她活着，这身体的泄物就源源不断。小屋是她的朋友，每当她望着四堵墙和简朴的陈设，就会感到孤独之中的绵延不绝的回味。她一点也不觉得屋子小，她的那颗可怜巴巴的心总是飘荡在遥远的地方，仿佛只有远处才有诗意和经典；她就像一只风筝，从方寸之地出发，却飞向了无垠的天空。而且只有在这儿，在这个人人不会看见的小屋里她才能够起飞。她常常久久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深深地沉入这种虚幻中，一小时一小时地面对墙壁发呆。她也常常觉得自己类似行尸走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有时对冷暖饥饱都不在意。她常常被自己的幻想搞得失魂落魄，仓皇失措，每当她偶尔意识到这一点，她就会嘲弄自己是一条丧家的乏走狗，可是每每自嘲过后，她却好像更有理由遨游太虚了。最使她难过的是，她控制不住自己，有时吃着饭就愣神了，夜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白天上课，眼睛盯着黑板，魂却游走了。自从进入高三，她简直没法聚精会神看一小时书。她自欺欺人，不敢多想，可是当她不得不想时，她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窗外有一棵树，绿叶婆娑。窗框好像一个取景框，撇开那粗糙树干，树根部花肥的臭味——住在一楼的那一家总把用剩的肥料倒在这棵树下，可以看到一幅春意盎然的图画。有一根树枝独独伸出来，刮擦着窗玻璃，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出嫩绿色的叶片与众不同，因为树叶过于繁茂，树中间的叶子都呈墨绿色，有些还黯淡得发黑。罗式牧望着那嫩绿叶片后的幽暗背景，多少沉静安详，多少生机活力，全蕴藏其中；她仿佛听见热烈的情绪，暗暗的愉快，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如果她能考上大学，那开学第一天一定是这样的。她的思绪又像水一样浸漫开了。她开始想象大学生活，她将多么兴趣盎然地认真学习，读书将变成多么幸福的事，她将享受现实，一餐饮、一粒米都使她感到无穷的满足；她甚至想到有一双眼睛远远地深情地注视着她，而她懵然不懂，被人爱却不知，假装无知。爱情永远停留在这种状态，将是多么纯洁，永无厌倦。那么，假如她和他不期而遇，她该怎样表现得若不知，似有若无呢，那要怎样拿捏呢？她拿起镜子，想看自己的眼睛如何传这缕柔情。不过很快就丧气地把镜子放回原处，轻轻地放，仿佛故意要和自己对着干。这已经是多少次了，她早已没有了摔的冲动。她记得有一位名人把眼睛比作肚脐眼，她在镜子里就看到了这样一对眼。不要照镜子，那里面全是切开的肚腹，下水。想想能有几个人面对镜子感到得意呢，这样的人大概不多，大多数人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脸上的一粒雀斑，眼角的一条细纹。多么奇怪啊，人对自己的精神品质是万般宽容，而对自己的容貌却非常苛刻。如果一个人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精神境界，那会怎样。罗式牧拉开抽屉，把镜子放进去，避免任何令人不快的联想。她咽了口唾沫，眨眨眼，强迫自己把心收回来，还有许多功课要做。她愁眉苦脸地望着桌上一摞书，心情忽然低落到极点，她想哭，想嚎。她想起一首歌，《北方的狼》。像狼一样撕咬，像狼一样嗥叫，露出白森森的牙，垂涎欲滴。她紧紧地抿住嘴唇，硬着头皮打开书本，决心今天下午要背完一章地理。

她正襟危坐，从第一章的第一页看起。每一个计划开始都会有新鲜感给了她些许鼓励，她边读边思考，并不去一心想着背会了多少，她知道假如她一心想惦记着能否记住，她就会感到压力，她会不停地看钟，时间的流逝让她惊慌，她妄想记住的东西全像在逗弄她，一个一个都跳开，她的记忆力就像一根弹簧，留不



住任何东西。假如她深思每一句话,不逃避联想,不放走形象,她就会感到趣味,但是这样她就完不成任务,这样一下午的时间就只能看几页。她一面想着自己的理解力记忆力何等平庸,一面又乐观地想到那似乎伸手可及却又永不可及的读书之乐。她下定决心不再瞻前顾后,能看几页是几页,她无法超越自己,就只能安分守命。这就是她的命。只是不要再胡想,她战栗着想到自己可能做不到,然而她将尽力,她会狠狠地捆住那匹脱缰的野马,必要时,她会杀死它,那就等于杀了自己。话虽如此说,她的潜意识里却认为一切都会复活,在适当的时候,比如高考以后。有了这样的决心,她似乎充满希望——而她又多么容易变得失望啊!她感到振奋些,轻松些。她竟然心无旁骛地看了两个小时,一章已读了大半,回忆起来,竟然记住不少,这一成功顿时让她想入非非:她只要不再沉溺于幻想不能自拔,她还是大有希望的!为了庆祝这一成功,她决定休息十分钟。她站起来,踌躇满志地在屋里踱步,屋里屋外的声音都传进了耳朵。

她打开门,看到几个穿着破旧的人蹲在地上干活,她忽然想起家里卫生间下水道堵塞,他们是来修理的民工。她禁不住地好奇,想见识一下他们怎样工作,这样想着她就走了出去。看到民工诧异的目光,她才意识到自己衣服不合适,有些轻薄了。太短的裙子和露肩的背心衫,尤其是那两条雪白发光的大腿。其中有一人吹了声口哨,另一人斜着眼觑着她,年纪大些的一个抬头看看她,复又低下头顾自干活。她连羞带愧地退回小屋,拉下门帘,刚想关门又觉不妥。她须显示自己的光明磊落,决不可显出鬼祟,否则就等于引诱。她很生气,恼怒自己的软弱无能,她既不敢走出去,又觉得待在敞开的闺房里似乎有些危险,至于什么样的危险,她虽然不清楚却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为了壮胆,她打开录音机,可是音乐全是暧昧的、缠绵悱恻的,吓得她赶忙关上,随即又意识到什么。她已经听出门口的那两个民工开始往下路说话。她越来越害怕,正自坐立不安时,只听见母亲说话了。她想,父亲是多么没用,在家里最需要男人时,他偏偏不在。她听见母亲用和蔼可亲的声音谦卑地述说着自己的贫困:丈夫下岗了,两个女儿在纺织厂,工作既辛苦,工资又低。她听出了母亲语气中的巴结。她不禁烦躁轻蔑地想,母亲为什么说谎。但是她渐渐明白母亲的意思了,原来母亲也有一颗怯弱敏感的心。然而母亲多么坚强机灵。她听出那两个人的语气起了变化,“都是